

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家在宽厚所街西头路北半截胡同内,与张汝桐老人的豆汁铺对面,在隗寿山的织布作坊前院。

宽厚所街虽然只有几百米,可是东西两段特点各异,大致可从西小王府南口为分界线,东段有两大会馆,商贾云集,老门老户,深宅大院。老济南的风土人情非常浓厚。

西半段的居住特点与东段截然不同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西小王府南口是省民委与省侨办驻地宿舍,路南是省邮电学校篮球场,除去穆家等几家老门老户外,基本上是清一色“泊来户”。路北几个院是矿务局或勘探队家属宿舍,再向西曾有一处供销社,其他院落皆居住着社会基层的杂户人家,比如家父王大铎就在街中部喷漆生产加工组干活,还有送水的焦家,烧开水炉的张奶奶、干助产士的金女士、高家磨坊、张家豆汁、隗家织布、李家干鲜果品等。

虽然居住的人们各行各业,但传统的民风淳朴厚道,性格上开朗豪爽,职业道德忠诚豁达,人们生活虽然贫富不均,但是都有一颗平常心,大人们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遵循着一种自然规律而和谐相处着,宽厚之风也不亚于东段区。

天刚蒙蒙亮,第一家忙碌的便是张爷爷家豆汁坊了,张爷爷用手工石磨把黄豆磨成糊,张奶奶用手拉风箱把豆浆烧开,然后煨火细熬,一股豆香味散发在街道上。接下来焦大爷的送水车出来了,用两轮车拉着一个长圆桶,上面入水口用一个木质斗状的四方框围着,后下方有两个出水洞,平时用两个木塞锥着。取水是去离街西口不远的舜井,井边常年挂着锁“蛟龙”的大铁链子,令人产生一种畏惧感,井水水质甜清冽水位极高。只见焦大爷熟练地用担杖钩挂住水桶向井内一晃而就,提上水桶后灌入大车桶内,直到灌满为止。然后焦大爷拉着沉重的车,大儿子焦其江、二儿子焦其湖帮爸爸在后面推车,水一般送到本街老年人家中,我最爱看的是焦大爷从大桶后面放水。只看两个水桶并排放在地上,距离与大桶内的水位多少成正比,先拔开一个木塞,水倾泻而出流入小桶内,即将快满时非常准确地将木塞堵住,另一个桶的放与堵有时差,防止来不及操作而造成浪费。焦大爷挑着沉重的担子送到用户的水缸中,每挑水当时才一二分钱;天大亮后,街



明府城史话  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## 宽厚所街的市井缩影

□王长海

西口的干鲜水果开门纳客,李大爷看上去文质彬彬,炒起干货来真不简单。糖炒栗子现炒现卖,一个大圆筒火炉,下面烧着木头,一口大铁锅斜放上面。李大爷头戴羊肚子毛巾,用平头铁铲不停地翻动锅内的栗子,待栗子呈橙黄色个个爆开口,才算炒好了,用大号铁筛子筛净沙粒后,开始出售。我当时年少心奇,曾在一旁观看全过程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卖开水的张奶奶,时年七十有余的她,体弱驼背又是小脚,为了生计索性在大门洞垒起了炉灶,上面几个炉口坐着大铁壶,下面拉风箱烧煤,一壶烧开的水,也只是一二毛钱一暖瓶,各家各户也省下烧水了。但是张奶奶年老体弱,拉风箱少气无力,提水也很困难,所以前去买水的人们不是帮着拉风箱就是自己动手提壶灌水。记得当年我去买开水时也顺手帮帮忙。

我和玩伴们那时放学后只有一件

事,就是聚在一起玩,千方百计变着法玩耍。

孩子们玩时不叫大名,直呼小名或外号,有蛮子、大头、小德、大臣、张妮、锁子、喜寿、小三等十几个同龄人。最吸引人的当然是邮电学校篮球场了,几个人溜进去投篮没几下,就被传达室老头撵了出来。看门人性格烈,逮住你就会揍一顿,所以孩子们常在门外故意骚扰报复他。

打球不行了,干脆捉迷藏玩,那可不是一般的藏和捉,藏者爬到几个大院大门最上层去,全街所有大院的大门我都爬上去过,上边的灰尘绵绵的老厚一层。捉的人发现“老鼠”后急追不放,前边跑后边撵,能围着东西小王府、洪字敖、武库街、历山顶跑一圈,累得是满头大汗全身尘土。

夏天到了,目标当然是黑虎泉畔护城河啦。当时河水清澈见底,鱼虾颇丰,除了捉鱼摸蟹就是游泳。初学者在三皇庙浅水区,用自己裤子湿水后,先把两裤口挽住,双手提起裤腰在空中一晃猛扣入水中,用腰带扎住口,然后用嘴在裤上使劲吹,边吹边向上泼水,不一会一个土“救生圈”就鼓了起来,人趴上去有浮力,两只黑裤筒向上翘着真是好看,人们都叫它“水牛”,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学会游泳的。年龄大的游泳好的就去汪家后门了,那里河水又深又宽,适合练习各种游姿,从那里还真的练出几个游泳名将哩,相当于天津的穆氏兄弟水平。

每每想到宽厚所街,我都无比留恋,那里的环境,那里的风俗,那里的情缘,总是有一股老济南味。期盼着有一天,老街坊能再次相会!

### 【行走济南】

□张机

农历腊月是一年之中最冷的月份,腊月初八又称之为“腊八节”。老济南人的习俗这天必做两件事:喝腊八粥,泡腊八蒜。喝上一碗黏黏糊糊,用五谷杂粮熬成的米粥,隆冬时节浑身热乎乎的,养心又暖胃,既应了典故,又滋养了身心,真是件美事。

有关腊八粥的历史典故很多,有说是佛教传承下来的,也有说与印度古老文化相关。我却愿意信服与中华美德紧密相连的一则典故:相传早间,一家老农夫妇膝下有两个儿子,他们含辛茹苦勤耕耕作把儿子养育成人,积劳成疾临终前语重心长地告诫两个儿子,要恪守继承勤劳致富的家道……岂料俩儿子置若罔闻,游手好闲坐吃山空。某年寒冬腊月,兄弟俩实在饥寒交迫,翻箱倒柜从父母的粮仓里清扫出散落在地的零碎五谷杂粮,又从院落里的枣树上摘下几颗干枯的瘪枣,混在一起下锅煮粥来充饥。由此他们悟出了父母辛勤一生持家致富的道理,后悔莫及改邪归正,不辞辛劳耕作,家境逐渐富庶,各自结婚成家立业,代代相传敬老美德。如今每逢腊八喝粥寄托着祭祀先人,家庭团聚,期盼五谷丰登的美好寓意。

泡腊八蒜,是地道的济南习俗。虽说泡蒜并非难事,只需要醋、大蒜、容器三样东西。说容易做起来难。尤其要想泡出口味纯正像样的腊八蒜来,有些门道。首先选醋有窍门,市场上有

## 腊八粥与腊八蒜

老陈醋、熏醋、米醋、香醋、白醋和果汁醋等名目繁多的醋。陈醋以高粱为主要原料陈酿而成,其特点是色泽黑紫,味道醇厚。而以糯米为原料酿造出来的米醋,香而微甜,酸而不涩诱人。尤其质量上乘的米醋,要用优质的大米为原料酿造,其色泽透明,既有醋的清香味也带出发酵中产生的甜味。所以在泡腊八蒜时最好用那种橙黄色,颜色清淡,口感酸爽的优质米醋。用它泡出来的蒜,颜色会是湛清碧绿,看着透亮,吃起来甘甜,爽口。

大蒜是主角儿,泡腊八蒜最好的蒜就是咱山东的紫皮蒜。这种蒜尽管个头比白皮蒜小,可它的蒜瓣儿长得“瓷实”。用这种蒜泡出来的腊八蒜就像一颗颗碧绿的翡翠。使得原本辣舌头根子的大蒜变得甜丝丝的,吃到嘴里嘎嘣嘎嘣脆,既解腻又爽口。而那浸泡过大蒜的腊八醋又融合了浓郁的蒜香,使纯粹的醋液也酸中带微辣,二者都发生了变化,成了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蒜辣醋香融在一起,细细品味妙不可言。

盛泡蒜的器皿没有过多的讲究,陶瓷坛子,瓶瓶罐罐都行。需注意的是要提前清洗干净,晾干。如果玻璃瓶是金属盖,就得稍加注意,因为醋有腐蚀性,能使金属生锈,如果锈斑落入瓶里会影响味道。为避免此事的发生,可在瓶口处用一层食品袋的薄膜隔离,最后再盖金属盖子,整个泡蒜程序

就圆满收官。然后你就可以静观瓶内白色蒜瓣的变化:开始蒜瓣漂浮在醋液的上部,渐渐膨大后,白色的蒜瓣颜色有了微变……待瓶内的蒜瓣颜色几乎都变绿了,像一颗颗碧绿的翡翠碧玉,原本普通的蒜就变成了奇珍异宝。

我很好奇地探究过腊八蒜的来由,听到的却是口口相传的民间传奇故事,腊八蒜的谐音是“腊八算”,意思是年末岁初该算算账了。俗话说得好: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,每到腊八这天,经商的人就该“拢账”盘算一年来的盈亏,把该收回来的外欠债及时收回来,碍于情面和交情,催欠账时不便大声吆喝,既给欠账人留足面子,又给予对方足够的提醒,不知哪位精明的商人泡了一罐腊八蒜亲自送去。高明之处在于醋的谐音是“促”,蒜的谐音是“算”,用心良苦起到不显山不露水的催账暗示。对于这些代代相传的演绎,是否真实可靠如今早已无关紧要,腊八蒜以独特的味道进入百姓家成为民俗,摆上了大年三十的除夕团圆饭桌上,醋蒜(促算)的寓意早已消失殆尽,成为自家泡着吃的美味了。

从十几岁年少起,我便跟着家母学泡腊八蒜,从如痴如迷地旁观到后来自己动手,乐此不疲年复一年已延续了几十年,直至暮年仍乐在其中。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手的懊悔,时下我已备好“老三样”(醋,蒜,玻璃瓶),万事俱备只待佳节到来。

【泉城忆旧】

## 北关火车站的记忆

□李和平

济南北关火车站坐落于大明湖北岸,规模不大却也走过风雨百年。北关火车站主体建筑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旧式二层小楼,虽不起眼儿,但风格异样,极有特点:一楼坐北向南,售票处和候车室同处一室;二楼则北向开门(坐南向北)与车站站台齐平,可直接出入站台各处。一楼候车室面积不大,往来客流熙攘的时候,几排旧式连椅上坐满了东来西往的旅客。火车进站时分,站务人员开始大声喊话,引领乱糟糟的人们在候车室外排起长队,然后于候车室西侧检票口进站。进站口稍有坡度,南边落差处有栅栏围挡,很有某部电影镜头中的画面感。车站站台略显狭窄,距铁路道轨仅有一两米左右的样子,胆子小一点儿的旅客在火车驶来时一般不敢往前站立;车站进出口空间则稍微大一些,便于旅客及货物分流。

北关火车站东西两侧,尽是溪流荷塘、阡陌绿畦及植被田园之地。我小时候顽皮,经常与小伙伴们玩耍于铁路两旁,也不时爬上铁路俯身贴耳于道轨之上,听听有没有火车驶来的声音;更多的是两脚踩在单轨上快步行走,与小伙伴们比试谁能坚持走得更远更久。当火车急驶而来的时候,我们便跑下铁路于河道草丛处躲避。时有火车司机打开蒸汽阀门,将水雾喷向我们,吓得我们四散而逃。那时候的火车可是真正的“火车”,通过燃煤驱动“蒸汽机”带动车厢驰行。当年的火车车厢有“绿皮”和“闷罐”两种,闷罐车厢没有座位,乘客多站于或蹲坐于车厢内,在昏暗气闷的环境中完成自己的乘车旅程。

北关火车站虽小,却也是连接济南市区与东线路段及郊区的一个重要站点,其为济南火车站货物及旅客峰段发送起到了缓解运输压力的作用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,我经常由母亲引领于此乘坐火车,前往郭店下车,然后步行十余里去唐王姥姥家探亲。我家距老站(济南火车站)不算远,距北关站也不近,但每次回乡总是去北关站乘车。不知是什么原因,我总觉得北关车站应属历城东北乡人乘车下车的地方,因为我耳边听到的和看到的尽是纯朴熟悉的乡音和乡人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,济南长途汽车少之又少,通往市郊的客车一天只有两班,而且也不准时靠点。所以,在北关站乘坐火车回乡探亲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每次回乡,基本都是周日一大早赶路,下午早一点儿回来,为的是不耽误父母第二天工作上班。小时候我贪睡,本不愿起床的时候被父母硬生生拽起来,那种滋味儿也是不太好受。长大以后,我开始独自一人坐火车去乡下。一大早走在通往北关车站的马路路上,路上尽是三三两两提着东西赶火车的行人。从北关火车站上车到郭店火车站下车,来到唐王姥姥家已是晌午时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与北关火车站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被分配到外地一家工厂,每每回济探亲,北关火车站便成了我归心似箭的情感驿站和温馨港湾。从外地归来,火车于此减速,当“北关”两个黑色大字映入眼帘时,近乡情怯之感掠上心头。

记得刚结婚那几年,两地分居的我回家探亲期满离行,妻子总是先我起床做好早饭,然后送我到北关火车站。迎着黎明的星光和耳边火车沉重的喘息声,我们站在灰暗的灯光下,默默无语,依依惜别,从心底道一声你我再见。走进站台的那一刻,我几次看到妻子眼中似有泪光在闪烁。我知道,那是一个妻子的情感全部。她在想什么,我不得而知。我在想什么?呵,北关火车站是我漂泊在外的向往和凄美的乡愁。

多少年之后,我乘上东去的列车走向新的旅程。回首而望,北关火车站已渐行渐远,终将消失于视线的尽头。如今,北关火车站犹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,坚守着济南稍纵即逝的过去,展望着不断延伸的未来。北关火车站曾经的过往不再喧闹,毫无声息的沉寂已不被人们所关注。但是,它留给我们百年老站的历史记忆,将永远留存于心中。